

■《重回凡間的凡人》劇照。 Patrick Leung提供



■潘燦良(右一)與兩位主角張錦程(左一)與蘇玉華。

舞台上的華麗轉身



重回凡間的凡人

時間：即日起至3月27日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查詢：http://www.hk.artsfestival.org/tc/prog/8/

今年香港藝術節所委約的本地新創作中，有演員潘燦良首次獨立編導的作品《重回凡間的凡人》，共開21場，門票幾乎旋即售罄，火爆程度令人咋舌。趁着話劇正在熱演，來看看這位香港「戲劇王子」其人何如。

無心插柳 入讀演藝

早前訪問演員黃龍斌，他說自己喜歡的演員中少不了潘燦良——「我喜歡充滿生命力的人，不會讓自己停下或退步。人很容易滿足，很容易停下來，但藝術不行，停下來就是死。」黃龍斌的話言猶在耳，這日見到潘燦良本尊，更知道此言非虛。

潘燦良是香港話劇團的當紅小生，因為外形俊俏，形象頗有正氣，有「戲劇王子」的美譽。可要不是當年上天眷顧無心插柳之人，潘燦良今日可能是位優秀的後台人員。話說當日，他總共投考四次才被演藝學院錄取。第一次，第二次，失敗；第三次更離譜，申請信寄丟了；第四次申請時，他已經在CCDC（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任職後台技術人員，對現有工作也頗滿意，不過想着再隨便試一試，怎知反而被錄取了。於是入讀演藝，畢業，進話劇團，到今天，演的戲怎麼說也有上百部，塑造過的角色也是種類繁多，數都數不過來。

在CCDC做技術人員的日子，對潘燦良來說很難忘。「當時CCDC下面有個可以坐100多個人的實驗小劇場，我就常駐在那裡工作。不只做舞蹈演出，也要做各種戲劇演出，忙起來的時候，整個月都沒有假放。很多人的戲我都是那個時候坐在控制室裡面看的，沙田話劇團啊、海豹劇團啊等。而且不單是單純地看，而是參與一個作品怎麼由頭到尾都在台上的整個過程。當時的演出，外國的藝術家、本地的藝術家都有，對我是有很大的熏陶作用。」

1991年，他進了話劇團，剛開始被投閒置散了好幾年，只是不斷地做些跑龍套的小角色，可想內心有多沮喪。「那段日子給我另一個衝擊，在演藝裡面，我的成績也算不錯，進團後，卻好像突然變得沒用。」現在回頭看，才會想到當時的得着：「當時好多能力不足夠，所以用不到我，只是做很多龍套，不過反而有機會去觀察師兄們怎麼做戲……」

演技七十二變

是金子總會發光，今日的潘燦良是大家公認的實力派演員。事實上，他也是少數讓記者覺得「神奇」的演員之

一。第一次訪問他，是香港話劇團上演雅絲曼娜·雷莎的經典喜劇《藝術》。潘燦良在裡面扮演Serge，故事因這個人物而起，又在其身上結束。但在台上的三個男人中，比起滿肚雞腸的小男人Yvan與死要面子的老大哥Marc，Serge算是最中規中矩的一個，潘燦良的外形氣質都和人物很貼合，表演算是不過不失。從此，對潘的印象就是：好一個小生！

後來不知過了多久，在大會堂看杜國威的《我愛阿愛》，疏懶的大男一出場，讓人驚呼：這個潘燦良好精彩。去掉了俊俏小生的光環，留着半長頭髮的他把這個有點吊兒郎當，和強悍老婆鬥智鬥勇的「家庭婦男」演得惟妙惟肖，讓觀眾拍爛了手掌。

之後他好像越玩越瘋，在《敦煌·流沙·包》中操着「自創」古怪口音演神神怪怪的外國探險家史無例，《2029追殺1989》更裝上肚膽和哨牙，把小人物倪基錦刻畫得「入肉三分」。正當大家期待着 he 下一步玩什麼，一個「回歸正道」的浮士德站在了舞台上。

「剛入團時，大家都覺得你應該做小生類型的角色，但是做多了也是一種局限。那個時候，我未必可以做到《敦煌·流沙·包》那樣角色，但是慢慢會有一個需要去改變的時候出現，去push自己去做。像史無例這種角色，正因為和我有距離，更讓我衝動去達到角色和戲的要求。而像《我愛阿愛》中的大男，就讓我覺得其實越不奇怪的角色越難做出獨特性——那麼平常的血肉怎麼才有一種鮮明度出來呢？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但是這些類型嘗試得多了，又不想停留，想要再遠離一下，就有了比如像浮士德等，比較像我早期風格的角色。」

潘燦良說，現在的自己不特別奢望做某種戲，而是甚麼角色甚麼戲都能做。其實演員時常被動，不是你挑角色，而是角色挑你，能夠平等面對每個角色，無論放到甚麼崗位都能做出味道來，才是他口中「演員的價值和power」。

做演員多年，起起落落，遇到瓶頸的時候也許多不勝數，潘燦良早已學會平和處之。要知道能否突破、超越自己，有時靠的也是天時地利人和。感到無力的時候，他告訴自己要學着去接受，如果只是默默承受壓力卻不能從中獲得動力，反而會是对自己的侵蝕。「演員這一行很講經

歷，也關係到自己的閱歷和修為，有些地方不是憑借想像力就能達到的。這個時候我會告訴自己：也許再過兩年吧。這樣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但其實令自己更清晰，知道怎麼面對工作。現在的我，更加體會到演員就像運動員，沒有去到某個程度就想參加世運會，那是不可能的。只有慢慢不斷挑戰不同的關口和階段，才會提升自己。當然，每個人都想參加世運會，但是也要懂得怎麼去面對。」

導演其實很脆弱

在不同角色中跳來跳去，對演員來說有時也像是放假充電找靈感。潘燦良這次直接跳出演員工作來當導演、寫劇本，得着自然不少。

《重回凡間的凡人》是2009年潘燦良參加新域劇團舉辦的「劇場臥虎與藏龍」作品展演/現計劃的作品，講述30多歲的男主角，因為父親去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之前的生活，面對家庭、人生、感情的各種衝撞。「之前的我們就好像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堂中，發生一些事情，才被拉回地面。最後，男主角的爸爸離開了，他要照顧媽媽，和女朋友的關係也開始惡化，後來媽媽也因為癌症離開了，和女朋友也無疾而終，好像剩下他一個人。這好像很悲觀，但是人生裡面就是這樣，往往要發生一些事情，才會提醒自己怎麼去面對和解決它。整個戲就是講這樣一個感覺。」

故事不是很dramatic，甚至可以說很平淡，很生活化，卻能引起人們共鳴。這種風格也許和潘燦良喜歡契訶夫有關係。「我不敢說我在學他，但是也是偏向這樣去捕捉。可能是一些很平淡的對話，生活裡面一餐飯的談話，而不是一些殺人放火啊、天崩地裂的結構。」

演出很成功，許多人問他，會不會想轉做導演？「我短時間裡不會，仍然喜歡做演員，但最大的感受是，這次面對演員，讓我發現我原來做演員也會像他們這樣哦，然後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更看到演員怎麼能幫到導演，再做戲時，我應該可以給導演更多的支持。很多人說做演員很脆弱的，很需要保護，做導演其實也很脆弱的，很需要保護。如果沒有支持的話，想做的東西是不可能實踐出來的。」他笑着說。

小叮噠和哈姆雷特

（文：香港文匯報 潘：潘燦良）

文：看到報道說你是很憂鬱的人，是真的嗎？

潘：我是那種比較內向的人，如果不是很熟絡，就會比較憂鬱，但是熟的話，會看到我比較鬼馬的一面。（也就是說是梁朝偉那種類型的？）哈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文：聽說你最喜歡小叮噠？

潘：對呀，小時候當然喜歡超人、怪獸等，大了以後就喜歡叮噠。它不是只在講兒童世界的事情，現在也有些人在說，其實那個故事很悲傷的，大雄是自閉的，幻想了一個朋友出來。我喜歡的是它講了一種很「人」的觸覺出來。你可以覺得很悲哀，但其實很人性，而叮噠是這種悲哀中很大的一種曙光。而且它有一個百寶袋，甚麼都有。

文：還有甚麼角色最想做？

潘：如果早些時候問我，我會說沒有。什麼角色都可以做，都應該做。甚至是很minor的角色，都沒所謂，就算只是出出來，你都能做到，那不就是演員的價值麼，不是要給很多東西你做才可以，而是很少你也可以做。到今天，我的想法又有些不同，我想做哈姆雷特。為何？哈姆雷特給人的感覺一定是一個明星才能做的，要很有吸引力、很靚仔才能做，比如說Jude Law，他也真的已經做過。但是我想，為何我不可以呢？特別是去到我這個年紀，好像已經超過太多了哦。但為什麼不行呢？哈姆雷特並沒有說明要有多年輕多靚仔，他就是一個人，那我就可以做。而且只要做到出來別人就覺得那個是哈姆雷特，就成功了。

文：那你是想做最莎翁式的經典型哈姆雷特，還是現代版的？

潘：最好是摩登些，不用再穿着絲襪那種。（笑）

光影藝色

文：唐睿

《狂戀聖羅蘭》——YSL的愛藏與禁色

對於一個已逝去的人，特別是一位設計師，若要拼湊出他的一生，除了遺物和作品，另外少不了的，就是他者的追憶，這三個元素說白了就是所有以藝術家為主題的紀錄片的三原色，但這些元素落在不同人的手中還是會呈現出不同的神采，所以說紀錄片其實也是一門藝術。

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參展影片《狂戀聖羅蘭》（L'Amour Fou）也是以這些元素來敘述名設計師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的傳奇一生的。時間是2008年聖羅蘭去世後的某天，搬運工和拍賣行人員在聖羅蘭的Rue de Babylone 寓所裡左量右度，卸下牆上的名畫和梯間的雕塑。這些作品有馬奈、德加、羅特列克、馬蒂斯和畢卡索的繪畫，也有布朗庫西（Brancusi）和非洲原始雕塑……當鏡頭從壁爐前掠過，我們還能看到一年後在拍賣會上引起了軒然巨波的圓明園獸首。我們會好奇這些無價藝術品的來歷，而同時，我們恐怕也會想起，我們雖然都知道聖羅蘭，但卻對他毫無認識。

故事還是得讓聖羅蘭的同性伴侶貝熱爾來講，這對戀人的相識和聖羅蘭的橫空出世，都因著一個契機——克里斯汀·迪奧（Christian Dior）於1957年的猝然辭世。當時的聖羅蘭只是個剛由阿爾及利亞回到巴黎，在服裝學校研習了3個月，並迅速被迪奧提拔為助手的21歲小伙子。迪奧的辭世讓聖羅蘭有幸出任品牌Dior的藝術總監，並藉着「Trapéze」系列在時裝界打響名堂。1958年，聖羅蘭終不能倖免地被徵調去參加阿爾及利亞戰爭，但這位視腓的設計師僅徵召了20天，便因抑鬱症而遭遣返。離任期間，Dior的藝術總監已由別人接任，但多虧貝熱爾的努力，聖羅蘭終在1961年獲得了一位美國富翁出資建立了品牌Yves Saint Laurent。

有了殷實的經濟基礎，收購稀罕的藝術品和購置房產也就似乎是理所當然，跟今天的暴發戶式投資保值不同，聖



羅蘭秉承了一種18、19世紀法國藝術家中產階級的情操，所謂藏品，無論是德加的繪畫或是名不經傳的非洲原始雕塑，姑勿論它們的市場價值，它們首先僅僅是一件心頭好；此外，它們還是一件啟迪心靈的東西，一扇讓收藏家認識世界的窗。憑藉這種態度，聖羅蘭才可以將蒙德里安的繪畫應用到時裝設計；才能走在時代的尖端，讓黑人模特兒走上天橋，就像馬奈在《奧林比亞》裡以黑人女僕的形象，震撼了一個時代。說到顛覆，聖羅蘭讓女性穿上男裝禮服的Smoking系列也是劃時代的，貝熱爾就總結得好：「香奈兒解放了女性，而聖羅蘭則賦予她們權力」。在服裝上對性別的逆向思維是否出於同性戀取向？這似乎難以考證。但世人有目共睹的是，貝熱爾對聖羅蘭的成就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

論到二人的關係，不得不談一下他們的愛巢，巴黎Rue de Babylone的豪華公寓、摩洛哥恍如天方夜譚宮殿的Jardin Majorelle，以及諾曼第那幢充滿凱爾特風格的別墅，都是羨煞旁人的居所。然而，最讓人羨慕的，還是他們之間義無反顧的愛。早在創立YSL品牌的時候，貝熱爾就對聖羅蘭的事業作了決定性的貢獻，而1985年聖羅蘭獲頒法國騎士勳章，也是貝熱爾奔走於政要的成果。為了方便聖羅蘭到諾曼第別墅渡假，貝熱爾還特地去學小型飛機，而對於貝熱爾的愛，聖羅蘭亦報以完全的信心，讓他共同管理自己生前，以及身後的資產。而亦多虧這理想榜樣，法國的同性戀團體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才成功獲得了許多認同和希望。

一樣是遺物、作品和追憶，但《狂戀聖羅蘭》卻藉着聖羅蘭的愛藏和禁色，讓觀眾看清了這位時代寵兒跟一個時代緊緊交纏的一生，紀錄片，畢竟，還是一門藝術。

編按：《狂戀聖羅蘭》將與3月21日與4月2日作為第3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節目上映，具體時間及地點可瀏覽：http://www.hkiff.org.hk/chi/film/detail/35023-lamour-fou.html

@巴塞羅那

巴塞羅那畢卡索博物館

文：劉子楨



■小巷中排起大條長龍。



■畢卡索：仕女（群組像）。網絡圖片

開車初到巴塞羅那，最先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陽光下蔚藍的大海和海邊高聳的哥倫布紀念柱。「向西，向西，再向西。」柱上的塑像將哥倫布躊躇滿志地指着並眺望西邊的那一刻定格為歷史。

雖然經歷一些諸如飛機晚點、私家車亂停堵路、租來的自駕車上的導航頻頻出錯路等小波折，大家依然興致不減，反而拿「路盲」開玩笑。在海灘、國家宮、高迪公園、海鮮飯館子、沒完工的聖家教堂以及顯得有些破敗甚至寒慘的93年奧運會場遊逛幾天之後，最後的一個完整天，決定去畢卡索博物館。

博物館位於臨近大海的老城區之內，隱藏在典型的中世紀狹小而又不起眼的小巷中。地圖標識不清，導航完全「不知所措」。車圍着一片建築群繞了好幾圈之後，我們終於決定在大街附近下車步行。

小巷通幽，人頭攢動，似乎是四通八達，但又讓人有些不知所往。我們又找又問之後，終於看到了排着長隊買票的人群，幾乎塞滿了一個巷子，就知道應該是這裡了。提起專門的畢卡索博物館，歐洲人想起的應該是兩處，均是國家級的藏館。一處在巴黎，另一座便在巴塞羅那。「藝術之都」巴黎給了畢卡索極豐富的靈感，而故鄉西班牙，將他最後的府邸改造成了我們面前的博物館。

博物館的建築始建於15世紀，原是貴族宅邸，因此到現在還保留着那個時代的庭院，馬房和僕役房則作

為售票處和紀念品商店。拾級而上，展廳陳設依然是按照時間順序，敘述藝術家各個時期的作品。畢卡索在巴黎度過了重要的藝術時期，很多重要作品都流傳國外。即使如此，這個由他自己首肯並在其支持下籌建的博物館，其中的藏品依然有頗多特色。比如，畢卡索捐贈了不少少年時代的習作。其他博物館多關注畫家成名之後的作品，孰不知，在少年的畫畫作業中，人們可以看到一個天才孕育的過程，實來別有一番味道。

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便是畢卡索晚年的一系列作品「仕女」（Las Meninas）。全系列作品由58幅組成。初看時，只覺得有一些比較相似，但完全不明所以。看到最後才發現，58幅畫居然有一個「母本」，這就是西班牙巴洛克時期宮廷畫家委拉斯凱茲（Velasquez,1599-1660）的「宮娥圖」。原畫的特色在於，作家將在作畫的自己也畫入了畫中，這就使得全畫有多個視角並且相互交叉。

全畫不受畫家視角所限，立體而全面地表現了在小公主出現那一刹那的宮廷生活的圖景。這也反映出巴洛克時代追求全面和繁複的習慣和特徵。晚年的畢卡索依然非常喜歡這幅畫。他將原畫的每個人物、每個視角所能看到的部分都拆出來，經過其特有的變形手法改造而各自獨立成畫。畢卡索以此想要表達的想法之一，便是現代生活中單一的視角以及現代文化中的「碎片」和不完整性。在這個展廳最後面，放映着由電腦製作的短片，將畢卡索如何把「宮娥圖」變成自己的「仕女」的過程一一展現在遊客面前，讓人駐足觀賞，流連忘返。

從畢卡索博物館出來，發現透過庭院的天井，依然可以看見明亮的藍天，西班牙夏季的天氣真是非常好。